

細說敏求精舍系列(二)

鍾棋偉以厚學養雅趣

用藏品講精彩故事

透過藏品的序列，可窺見藏家的追求與取舍；心愛之物的背後故事與其主人性情之間，總有着千絲萬縷的關聯。香港著名收藏家、敏求精舍會員鍾棋偉，他的懷海堂以收藏明清官窯瓷器著稱，卻自言非「好古之人」；可以為買回失散藏品飛越大半個地球，但又稱於拍賣場上從不抱「非買不可」的執念。撇開這種種「矛盾」，褪去所有頭銜的他更像是一個孜孜不倦的赤心學子，從他身上，我們或可清晰見到「敏以求知」的熠熠光彩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

談起收藏之路的起點，鍾棋偉說自己在少年時就有收藏郵票，到中學畢業時已經有一筆豐厚可觀的收藏，「不過我年輕時不知，郵票是『死』的收藏。」他清楚記得，自己是在1982年11月購買了人生中首件「正式」藏品，一件道光黃釉劃花碗。未幾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辦關善明博士的「關氏所藏晚清官窯瓷器」展覽，他前往多次參觀與致不減，又將藏品目錄翻來覆去地研讀，冥冥之中與官窯瓷器結緣，開始了自己的收藏之路。

瓷器升值潛能並非無限

走過40年收藏路，鍾棋偉見證了瓷器市場的變化與藏品價格的巨大升幅，但他始終覺得，瓷器藏品有升值空間，但不是潛能無限，不似油畫那般「天之驕子」可以拍出天價。最初購藏時，他並不是有目的地收購瓷器，只是常通過關善明博士購入，不太費心機選擇：「他有什麼，我便收什麼。那時官窯瓷器普遍價格不高，道光年間的尤為便宜，只需幾千蚊。」但未料到今日，道光時期藏品價格竟翻升百倍，「十年前我賣掉了一些道光(藏品)，可能放到今日賣會更貴，但我沒有後悔。」

除了賣出，鍾棋偉還多次將藏品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和香港藝術館，中大文物館於2019年舉辦的「皇朝禮器」展覽，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由鍾棋偉捐出：「當時前館長告訴我，郭家彥(Iain Clark)博士捐了十幾件瓷質禮器，但要做展覽未夠數目，我就將自己從乾隆到光緒年間的祭器藏品全捐給了他們。我不喜歡捐一部分又留一部分，太難看。」因為他的捐贈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現在是除兩個「故宮」外藏有最多皇朝禮器的博物館，而年代之全、顏色之多，則更勝過兩個「故宮」的藏品。

拍賣不愛競高價

鍾棋偉坦言，自己不喜歡藏品被炒賣到離譜的高價：「我會看自己的消費能力，很貴的，再好我也不買。」他亦很少在拍賣場上與其他買家爭搶，除非是為展覽籌備特定藏品。為尋覓珍藏，鍾棋偉尤為熱衷於研究拍賣圖錄，他會仔細研讀後，剪出自己喜歡的藏品頁保存好，其餘就捨棄。比起拍賣行提供的電子版資料，他更青睞厚厚的紙質資料捧在手裏的實感：「我是『舊傳統』的人，一直都是靠讀拍賣書學習、做筆記，書以後也可以變成很珍貴的資料。」除了圖錄，他還經常找學者專家的學術論文來研讀，不少藏品就是因為透過論文了解，才決定購藏：「那時還不懂 Google，讀英文論文我就靠翻譯。下一代也許更 digital，但收藏不能貪圖方便，需要界心機，有很多東西需要研究。」



▲清乾隆青花折枝花卉紋四連瓶

而之所以將藏品大量捐贈給中大文物館，鍾棋偉是希望校內的學者可以利用這些藏品做更深入、創新的研究：「我整天思考很多問題，但沒有時間研究，不過可以給出一些建議，比如可以做什麼研究題目，用什麼角度去做等等。這些藏品他們可以研究，又可以拿來展覽吸引人來看，使得其所。」

有感「甲午」之恥出畫冊

「年輕時我不是『好古之人』，因為覺得中國史是『辛酸史』，過去不強大，讀來心裏淒涼；不過現在的中國，已經完全不同了。」鍾棋偉有一批特別的收藏，是日本畫師繪製的描繪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錦繪，緣起於他曾在山東省威海市甲午戰爭博物館參觀，讀到鄧世昌於戰爭中英勇奮戰最後壯烈殉國的事跡，心有戚戚，於是前後數年在拍賣場上買回這250幾張錦繪，又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幫助下出版圖冊，贈予全港大學、中學各校各一本。「古者不以言敗為恥，而以不能雪恥為恥，鍾棋偉希望這本圖冊可以為今人開闢看待歷史的另一個視角，讓後代記住這場侵略戰爭為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，更明白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，並從中吸取教訓。」

鍾棋偉堅信，藏家無論收藏什麼，都要可以用有限的藏品，講出一個好故事。因此在價位合適的前提下，他考慮購藏的另一重點就是：這件藏品是否可以補充自己已有的藏品序列，講出更出彩的故事？「我最鍾意就是儲存系列，但很多藏品可遇不可求，我花很多時間全世界尋找。」秉持這一原則，他已擁有一些珍貴的「講故仔」系列，並透露明年他將與香港藝術館合作，舉辦一個以明朝嘉靖皇帝為主題的展覽，用藏品講述這位獨特的皇帝一生的故事。



▲鍾棋偉收藏的甲午戰爭日本錦繪圖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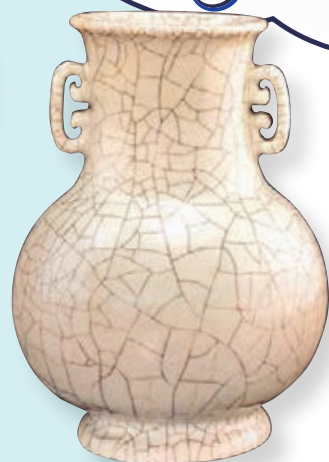
▲鍾棋偉與他捐贈給香港藝術館的藏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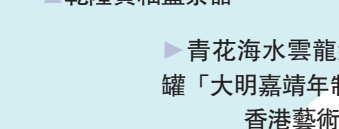
▲大清道光年間製紛彩九桃天球瓶 懷海堂藏



▲乾隆黃釉簋祭器



▲大清乾隆年制哥釉雙耳瓶 懷海堂藏



▲青花海水雲龍紋壽字罐「大明嘉靖年制」款 香港藝術館供圖



▲道光黃釉劃花碗 受訪者供圖



▲剔紅開光靈芝壽字八瓣蓋盒「大明嘉靖年制」款 香港藝術館供圖



有片睇



記者手記

樂見失散藏品重聚

鍾棋偉曾將這件「大清乾隆年製」款的白釉鏘捐獻給中大，時隔數年偶然在國外一個拍賣場上見到一個似更相配的瓷蓋，買回後放在那個白釉鏘上一試，果然合稱，令他開心不已。那時正值他在中大開設「皇朝禮器」展覽前不久，難掩心中喜悅，他們立刻拍下這一轉轉多年又重聚的器物作為此次展覽的海報，後來也將兩個蓋同時展出。「是做多件好事，遺失了幾二十年的蓋與樽，現在重聚，我喜歡這種感覺。」

堂名是為懷念父親

為紀念父親鍾江海，鍾棋偉將收藏館的堂名命名為「懷海堂」，但他笑稱，其實父親在世時並不認可他收藏古董的愛好：「他覺得買這些是浪費金錢。」在鍾棋偉看來，父親是觀念非常傳統之人，不會將收藏古董當做投資，更未試過去拍賣場，認為他收集郵票尚且是「正當收藏」，但買玩器物就有要「玩物喪志」的嫌疑了：「我父親覺得執拗子弟才會買這些東西，所以後來我買了藏品都不會告訴他！」

拍場「打爛嘢」

多年縱橫各地拍賣場，鍾棋偉覺得在這之中收穫頗多：「只要你想學，總可以學到東西，但要小心——不要打爛嘢！」原來數年前他在蘇富比拍賣會上，因忙於同朋友傾談介紹，未留意撞倒一件藏品並跌碎，最後只得按規定以 low estimate (低估價) 購入，拿給中大文物館修理，並捐給了他們。

恒雅藏珍

作者：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

永樂朝瓷器特性

帝王的個人經歷，往往對他的藝術偏好產生重大的影響，而當朝技藝工匠亦會「投其所好」，製作出符合帝王心意的工藝品。不同朝代的瓷器特性，亦能直接反映出當時的國力、審美等方面的特色，是帝王的旨意體現。例如縱情享樂並最終成為宋朝亡國之君的宋徽宗，卻有着極高的藝術造詣和才華，宋瓷的高雅品味亦得到後世認同；洪武帝朱元璋出身卑微，不主張過分奢華的生活，因此

厚重、古拙、龐大的瓷器造型，適合他的審美情趣。至於永樂朝的瓷器，亦反映出他的經歷與性格。比起貧農出身的父親朱元璋，朱棣受過完整的經典教育，整體製瓷風格比洪武時期更為工整規範。瓷器先在內府中根據朝廷的要求及監督「定奪樣制」，再給窯廠照辦製作。官用作品器形規整、釉色純正、紋飾合於規範的現象在此時開始建立。

對「潔素瑩然」的白瓷情有獨鍾的永樂帝，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兒手中篡奪帝位，以儒家的觀點看是不忠不孝之舉動。根據後世推測，因白色含有「孝」及「哀」之意，永樂帝以白為尊貴、吉祥，對白瓷也就偏愛至深。

得位不正的朱棣，偏偏喜歡對外宣稱自己為馬皇后嫡出。不知是否為了強調自己皇位的正統性，永樂朝開創了在官窯瓷器上落款的先河，最受人稱道的便是館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明永樂青花壓手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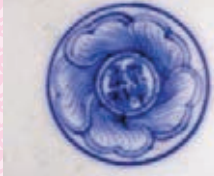
明成祖南征北戰，驍勇善戰的他野心與氣魄都非常大，當朝的青花紋飾保有奔放熱烈的風格。永樂一朝疆域比之洪武更廣闊，正是明代國力最強盛的時期，而景德鎮製瓷業的昌盛繁榮和技

術的不斷進步，當朝青花瓷胎釉精細、紋飾優美，與宣德青花一同開創了中國青花瓷的黃金時代。強盛的國力，讓三寶太監鄭和多次進行大規模遠洋航海，跨越了東亞地區、印度次大陸、阿拉伯半島、以及東非各地，帶回了「蘇麻離青」青花料，寶石藍般的色澤躍然於造型豐富多元的青花瓷之上，而紋飾及器型亦受中東風格的影響。

永樂大帝在後世評價中褒貶不一，有人認為他一生發動靖難之役，五次親征漠北、收復交趾故土、鄭和六下西洋、遷都北京建宮、編纂《永樂大典》，可謂勵精圖治、功績赫赫。但因猜忌心重、不擇手段的行事風格，被批評殘酷暴戾。生於亂世、戰死沙場的永樂帝，以其轟轟烈烈的一生，對應了洪武帝朱元璋「天子守國門」的遺訓，亦為中國陶瓷史留下了珍貴的藝術瑰寶。



●明永樂青花如意垂肩折枝花果紋梅瓶



●明永樂青花壓手杯內年款



●明永樂青花壓手杯



●明永樂青花纏枝牡丹紋淨水瓶